



突围



丛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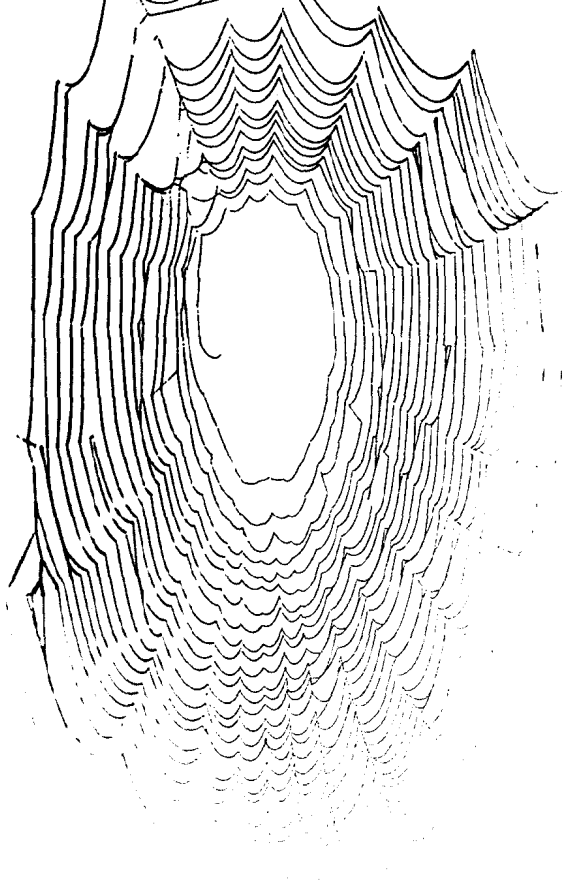
TU WEI CONG SHU

今晚吃

程青 著

烧烤

花山文艺出版社



今晚吃

烧烤

花山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今晚吃烧烤/程青著. —石家庄: 花山文艺出版社,
1999

(突围丛书/王干主编)

ISBN 7-80611-818-7

I. 今… II. 程… III. ①中篇小说-作品集-中国-
当代②短篇小说-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47.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1999) 第 49944 号

突 围 丛 书
今晚吃烧烤

程 青 著

责任编辑: 梁东方

装帧设计: 小 明 赵 建

美术编辑: 赵小明

责任校对: 李 鸥

出版发行: 花山文艺出版社(石家庄市和平西路新文里8号)

印 刷: 河北新华印刷一厂(保定市省印路 102 号)

经 销: 新华书店

850×1168 毫米 1/32 11.125 印张 249 千字 2000 年 2 月第 1 版

2000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15,000 定价: 18.60 元

ISBN 7-80611-818-7/I · 735

花开两朵，三种可能

1996年，程青开始动手写她第二批小说。她上一次写小说，已经是数年前的事情。当时她刚刚大学毕业，写了约四五个中短篇。它们迅速发表在《青年文学》等杂志的显要位置，其中一些还被转载。之后，她到单位工作，又随任到奥地利闲住了两年。但可以相信的是，写作活动在她内心，其实并没有停止。因此当96年她重新起笔写作时——很少中国作家会这样，在写作之初，有两次间隔相当长的开始——她作品立即表现出明确的风格，即：讲别人的事，但叙述者“我”的观察与活动又深深地介入其中，甚至不可缺少。在96年，这两种元素混同在每一篇小说里。前者提供情节框架，而后者则赋予故事精神上的血肉、惊人的细腻幽默、不动声色和某种超乎于性别的才能。但渐渐地，“别人的”和“自己的”，这两条线索便在程青的写作中各自展开，并获得丰满独立的生命力了。而且这一次开笔之后，程青的写作便不再停。

程青96年的小说没有收入这个集子，但这里的作品，的确是96年的伸展。《泡沫》、《做媒》、《上海夜色下的36小时》等篇，写“别人的”的事情。《泡沫》讲两个同叫于洁但命运坎坷相异的女孩；《做媒》是女友李蕙的恋爱；《上

《上海夜色下的 36 小时》写一次去上海的旅行，因公是出差，因私则是由于昔日密友雪荔夫妇各有危机，陷于情人、社会职务与婚姻破裂等诸多时代因素搅合成的紧张焦虑漩涡，因此夫妇俩都急需找一个了解自己的朋友倾诉。看程青这类小说，最强的印象是叙述语调富有穿透性的冷静。它们均用第一人称叙述。这个第一人称既是谦逊的也是活跃的。她总是只讲述听到、看到或遇到的事，极其客观，仿佛生活原来什么样就讲成什么样，被她讲述的人和事都貌似随意、流动、片断不全。她的活动粘合起各处情节，但情感很少轻易投入，虽然，她所写到的人物或多或少都处于私生活的情感困扰中。她只是观察。然而，程青小说的穿透性往往也就在于此。她的观察是无忌讳的，能细致到眼神、表情、瞬间的微妙或场景。《上海夜色下的 36 小时》中，雪荔的丈夫陆海平邀请主人公去饭店进餐，这时文中写道：“……当我和陆海平在新锦江饭店转了一圈后陆海平提议到顶楼旋转厅看夜景，我马上接受了这个不错的建议。我们走进了升降电梯。这个升降电梯是透明的，懂行的人把它称为‘观光电梯’，在里面可以看见饭店外面的风景，随着它的上升，还可以鸟瞰城市。我和陆海平进去时电梯里空无一人，我们各把一角站住，暂时无语。电梯飞快升高，城市迅速坠落到我们脚下。我看了一眼陆海平，这个时候他正透过电梯的玻璃，俯视上海城。他似乎感觉到了我的注视，也把目光投到我身上。电梯仍在上升，但这个时候电梯里的气氛有了一点微妙。我不知道陆海平是怎么想的，我却在想，我们这样斜斜地对面而立，两人各向前跨出一步就可以拥抱，他如果向前迈上两步就可以抓住我。尽管我们可以鸟瞰全城，但我相信全城这一会儿恐怕没有一个人能看到我们。我突然就有了一

有一切方向”（杨炼《飞天》），他们有些为出走而出走。这样目的性不明确的出走，减弱了突围的悲剧性，增添了突围的表演性，八十年代的文化突围带有强烈的悲剧性，那时候强调文化抉择（注意这个抉字），确信二元对立，九十年代的突围者身陷暧昧不清的文化多元情境，有点像与风车作战的堂吉诃德们突围，不仅仅是突围，而是带有表演性的抉择，那种呼天抢地的悲剧感消失，卫慧表演卫慧，棉棉克隆棉棉，程青嘲弄程青，汪湜书写汪湜，墨白化装墨白，吴晨骏操作吴晨骏，他们都是自己的“风车”，都是自己的敌人。五年前，我曾将这种小说方式称之为“互文性”，还是从技术层面分析的，现在看来这种互文有某种无奈的文化表演。

突围本是悲剧性的，可他们将悲剧演成了喜剧、诙谐剧，他们甚至不会演正剧或许人们会不习惯这种表演，其实，文学艺术是离不开表演的。表现也好，再现也好，都必须有人在模拟某种场景和情景。悲剧也是剧，也是一种表演。

1999年5月18日于碧树园

突围表演与表演突围（总序）

当我把这套丛书取名“突围”时，其实是了却我十年前的一个心愿，十年前，我写过一本题为《世纪末的突围》，副题为“新时期文学的误区”。没想到一晃十年过去了，十年来我非但没有能够突围出去，反而越陷越深。我原本以为是我个人的文化记忆和思维习惯造成的，没想到更年轻一些的作家也有这种突围的情结，无论是年轻的汪滢、程青、墨白，还是更年轻的吴晨骏、卫慧、棉棉，他们在小说里都表现出一种往外挣扎、往外撕、往外撞击的“形体动作”。

这种语言形成的“行为”，我们过去习惯称之为“喧哗与骚动”，或者称为“愤青”（愤怒的青年的简称），最近流行的词叫“断裂”，而我认为是一种身陷困顿的突围因为有诸多的有形之围和无形之围在影响作家的写作。在时间上，我们面对新旧世纪之交，是世纪末向世纪初的突围，在文化心理上我们要突破“大预言”给人类的宿命，在技术层面，人类要摆脱“千年虫”干扰。如果说时间尚可具体到数字来表达的话，那么文化的转型则是一个非自然递进的突围。告别旧的文化范式，塑造新的文化性格，超越中西方文化传统的樊篱，是自五四以来中国作家的共同理想，一百年来中国文学和文化都是以突围之势前行的，发展到九十年代便出现

了多元、多极而又相互干扰的混合型文化。对文学发展来说，混合多元是其前提，因为单调、统一是文学的大敌，但对作家来说，混合多元的文化格局既是保护个性的掩体，又同时是遮蔽个性的屏障。多元混合给作家多种选择的机会，也给作家增加选择的难度，这就像大家都穿灰、蓝、黑时，你只要穿着鲜艳一点就会显出个性来，而今什么色彩，什么样式都很难充分地将你与其他人划开一样，多元选择造成的混合、混沌乃至浑浊使当代文学变得暧昧起来。可以说，今天文学的困境在于一种暧昧情绪的滋长，而这种暧昧情绪的迅速繁衍又是我们对多元文化认同和培育的结果。

于是，有了突围者。

卫慧高呼“像卫慧那样疯狂”，要以“疯狂”来撞击“暧昧”，而棉棉则以一种撕裂的嗓门沙哑的嗓音对小说之范进行数落，程青不像卫慧、棉棉那么激烈，她以一种釜底抽薪的反讽将世俗之墙悄然撬开然后独自逃走。如果三位女作家的突围之剑面对的是男性话语，汪滢、墨白、吴晨骏的突围之矛则带有自渎性质。汪滢检点的是知识分子自身的迷惘和萎靡，墨白对生命热烈讴歌的同时对时下文化生命力的衰弱表示了愤怒的感慨，而吴晨骏在《梦境》中对那个自由撰稿人的自怜、自叹、自嘲，乃是逃出围城之后的精神凭吊，鲁迅写过一篇《娜娜出走以后》，对女性解放进行深刻的反思，而《梦境》则是“吴晨骏出走之后”的自我反思，在这套丛书里，我们发现出走不是吴晨骏的个人行为，还是新生代在全国九十年代别无选择的选择只有出走，才能突围。

突围，作为一个军事术语本意是要冲出敌方的围困，可今天的文学并不存在一个明确的敌方，“没有方向，似乎又

点莫名的担心，害怕发生什么。我看见陆海平的脸有一刹那的发白，他的微笑凝固在脸上。”

在一瞬间，细节的张力与人物的紧张关系达到巅峰。似乎只需一抬手，一切都将改变，而故事线索也将随着人物关系的位移重新整合。接下来的情节，读者自可以去阅读小说。然而值得指出的是，这个细节并没有打破整篇小说所表现的生活原生态。在小说结尾，该谋前程的谋前程，该婚外恋的婚外恋，而主人公结束公差，也离别上海。有许多女作家，喜欢描写第一人称的感情纠葛，但程青关注的不是故事，她显然更情愿忠实于生活。有一种比作家更强大的力量在左右着人物，那即是人物所生活的时代或社会。我们可以设想，假如故事叙述者更深地搅入到雪荔与陆海平的婚姻中，雪荔夫妇的矛盾与混乱不会有丝毫改善。程青清楚这背后的力量所在，因此她不愿滥用手中叙述权力，去虚构或更改人物的际遇命运。对生活原生态的存留，是程青写作的最可贵之处，在此，她建立起一种有别于众多女作家的冷静客观的审美，在简化叙述者功能的同时，却突出其观察者一面，努力获取更广的社会内涵，并通过细腻入微的感触与场景来使作品熠熠生辉。

《艾琳简历》、《帐篷》等篇，可说是程青写他（她）人社会性题材的进一步延伸。《艾琳简历》写一个癫狂、功利主义的女青年，《帐篷》则是小人物喜剧般的恋爱遭遇。这两篇小说保持了程青一贯的客观、机智、善于观察，但第一人称的视角已经隐没。程青似乎是想以这种方式，来换取创作人物的更大自由空间。在这类小说中，他（她）人的事仍然是故事内核，作者仍与人物保持着距离，也就是说作者的主观性处于忍隐克制的状态。然而我们知道，除非没有，否

则一个作家是不会永远隐藏内心的主观的。于是，在《有雾的小岛》、《今晚吃烧烤》中，程青回到叙述者“我”，并以第一人称，讲述起了属于“自己”的故事。通常的女作家，乐于强调自己的女性角色，渲染虚拟或自传的女性情爱故事，可程青的“自我”故事，却有着强烈的令人惊异的创造性变形。《今晚吃烧烤》取材于花心郎骗痴情女的社会新闻，以男性骗子手为叙述口吻，对男性自大、自怜又喜欢自圆其说的心理进行惟妙惟肖模仿，文风恣肆挥洒、妙趣迭生，使人窥见程青才能中不受羁绊华采横溢的一面。《有雾的小岛》的主角是一个八九岁女孩，写孩子的世界，关于后妈、图画和月亮。这篇小说同样有对孩子口吻的精湛把握，但重要的是，在这个世界里显然有一些程青喜爱的东西，关于纯真、善良、好奇心以及人人生活能变得更好的梦想。这是程青经过艺术处理的自我。它使我们能够理解，程青在前一类小说中为什么关注他（她）人，却又与生活中那些混乱、焦虑同功利存有审视目光，并保持着观察的距离。

曾经有评论说，程青是近几年表现最出色的女作家之一，因为在习惯描写离奇时髦私人性的女作家群里，她使用的是日常的笔调，所以反而显得独特。可在我看来，她的才华不受性别写作局限，是那种具有远大前程的作家。她的冷静、与观察对象间的适当关系、写作中曾有的暂停与积蓄，无不使她的写作具备了目前中国作家中较为缺乏的平衡感及大局观。题材取自普通生活，善于刻画现今社会人物，其刻画直指人性中隐秘骚动的焦虑，此外加上女性特有的敏锐气质，这一点始终贯穿在程青的每篇小说中。她还是一个具有力量的作家，这力量既来源于她对社会的洞察，也建立于她的艺术创造性。她有两种与众不同的个人小说方式。我相信

就读者而言，读她的头一类小说将是愉快的享受，而后一类小说，则会勾起人们对她小说的更大期待。因为涉及作家自我的小说，永远是写作中最具活力的一个部分。到目前为止，程青是以某种精巧的平衡将描写别人与展现自我的题材分开。她可能会将这两种方式都各自继续发展，并使它们相互激发汲取彼此的长处，但也许，她会将它们综合，确立起一种天然、精确、个人性与社会性都并蓄的新风格。那是关于程青的第三种可能，也是她将可能提供给中国文学的。

1999年3月

目录•目录•目录•目录•目录•目录•目录

泡沫	(1)
艾琳简历	(62)
上海夜色下的 36 小时	(108)
帐篷	(150)
有雾的小岛	(175)
做媒	(206)
老乔的某年夏天	(227)
今晚吃烧烤	(286)
程青创作年表	(344)

泡 沫

1. 于 洁

四五年前我参加了一次一切费用均由对方承担的所谓“三包团”采访，那次接待真是竭尽奢华。那时“走穴”早已在新闻界流行，采访结束，我们照例每人得到一个以信封形式出现的红包。这几乎不值一提。那个团的愉快气氛实在是空前绝后。好久之后那次联袂采访的人相遇忆起当日情形，竟还意犹未尽。

那天到饭店的时候我看门上除了我的名字还赫然写着“于洁”，当时我就笑了。我说于洁不是被逮起来了么？怎么法网恢恢又网开一面了呢？主办单位的同志不明白我自言自语说的什么，跟着乐。乐完就退了出去，边退边礼貌地关照我好好休息。

放下衣箱我就视察洗手间。这是我的一个习惯。洗手间的级别如何往往决定着我在某个时间段内能否拥有高尚生活。这次当然不错。五星级的饭店洗手间理所应当地擦得纤尘不染。因为VIP团，妆台上还插了一朵粉色的康乃馨。我心里说真他妈腐败，但对这份环境还是充满了欣悦。我于洁

是在我之先就占领了房间。康乃馨边上有她整套的美国“强生”牌化妆品，婴儿用的那种。说明这个于洁内心里是十分疼爱自己的。香水是法国巴黎“夏奈尔”牌的，我有幸在阅读时髦杂志时认识了这个牌子并知道其背景。据说优雅的男士用这个牌子的香水赠送给倾慕的小姐，就是欧洲的名媛也不会把这个牌子的香水全喷到爱犬身上。我猜想今晚和我同住一室的于洁准是个生活讲究的臭美妞，但我心里对她却很有好感。我对生活讲究的臭美妞从来就很有好感。

晚上省市领导例行见面讲话后是丰盛的自助餐。而晚餐后凭房卡除购物外可以在饭店自由消费。这是比较特殊的一条，至少百年不遇。足见主办单位是很费了些心力财力的。这对我们真是幸福无比的一天。我和以往及进入饭店之后陆续认识的同行们都露出了真诚的笑容。这一晚我们玩遍了饭店的各种娱乐设施，保龄球、健身、迪斯科舞厅、卡拉OK、桑拿、游泳，最后大家都叫没劲，纷纷跑到酒吧喝了起来。酒吧关门的时候，我们又带了酒到房间喝。如此一闹，生人全成了熟人，熟人成了朋友，真是四海之内皆兄弟。既成了兄弟，没啥说的了，有人提议打牌。大家就把三副牌混在一起“敲三家”。我是玩到眼睛都快睁不开才想到该回去睡了。这时敞着窗子的房间也有了下半夜的阵阵寒意，看看表都三点半了。明天还有一天的活儿等着。即便不发稿，一天的应酬也要有点体力支撑。我提议散了，好几位还冲我嚷嚷，都说人生难得几回醉，怪我搅了哥们儿的兴头，说这一路上且得孤立孤立我。孤立就孤立吧，那会儿我已是一息尚存，只想睡觉。回到房间，令我吃惊的是我的同屋亲爱的于洁小姐还没回来。房间空荡荡的，同样充满了下半夜的寒意。我的心里升起一股狡黠的得意，真想看看明天

早晨她回来时将以一种什么样的表情对我。

第二天我醒来时房间里的另一位已经起来，正开着小灯对镜化妆，必是于洁无疑。床上是睡过人的样子。那么说她在睡着之后还是回来了。她转过身，看我醒了，问我能不能打开窗帘？我说当然。她“哗”地连同纱帘一起拉开，窗外是一片耀眼的阳光。于洁在这片明亮的晨光中显得非常的冰清玉洁。她冲我笑一笑，问我：“昨天你玩了吗？”我说：“玩啦，三点半才回来。”我察看她的神情。我沾沾自喜地说：“这种团要多走几回，多好的革命青年都会被拐带坏了。”我希望马上看到于洁脸上出现志同道合的表情。但是没有。她只是格格笑起来。我说：“你没玩？”她微微摇头说：“我在商务中心写稿。”我心想不至于吧，头一天发个消息不就结了，三四百个字就够了，还值得在商务中心挑灯夜战？再说房间一直空着，写多大的稿子还抡不开？我问：“商务中心开通宵？”她眼神清亮地望着我说：“我不知道。”不知道就不知道吧，我也不想知道。但我已经知道她撒谎了。我想她的遮掩意识忒强了点，我们又不是一个单位的，你夜里去哪儿难道还担心我会说闲话？对这个于洁就不像一开始那么有兴趣了。我平生最烦的就是不诚实又不能掩饰得滴水不漏的人。

整个白天是满得不容喘息的日程。当地领导人接见并座谈，研讨会，小型报告会，与当地企业界知名人士见面，参观旅游景点，有兴趣的还可以搭车去乡镇企业观摩。也许是如此大规模请次记者不容易，主办单位以一种要把本扳回来的劲头用着记者，以为把他们拉来拉去和给他们灌得越多他们作的宣传报道力度也会越大。一时间饭店大堂来来回回和电梯里窜上窜下的都是挂记者牌的人。这种时候我们几个不

必发消息的周报、双周刊一类的记者就悠闲得跟瞧热闹似的。我的目光在人群中很容易就捕捉到了于洁。于洁打扮得很随意，白色羊毛开衫配一条绿黑格呢超短裙，厚底方头平跟皮鞋。我想如果于洁是长发就应该编两条辫子。但就在那个满目长发飞扬的时尚中，于洁却以一款短发独领风骚。她的短发是那种头发丝丝缕缕都很有个性，合在一起又很和谐的朴素的样子。外行人根本看不出妙处，而明眼人一看就知道是高级理发店价钱不菲的手笔。在驳杂的人群中，于洁显得婷婷靓丽，众人却被她反衬得十分乌合。而且于洁的周围总是围着一帮小伙子，有说有笑的，大有众星捧月之意。我心想真是在哪儿是人才总不会被埋没。这样的小妞你能相信她夜里三四点没回来是在商务中心埋头写稿？一路上于洁有意无意都过来和我说几句话，大概是要表明她并没忘了我是和她同住一室的人。我当然不会受宠若惊，因为我不是男的。但这样几次似有若无的走近，却让我觉得于洁还是非常温良可爱的，至少她给我制造了这么个印象。再看于洁就又觉得很舒服，即使那么多男孩围着她转，她也是落落大方，绝没有丝毫持宠而骄的轻浮。这令我佩服这女孩很有些底蕴。

记者团一共走了七天。七天走了七个城市。每到一地分配住房时大家都有一些临时的排列组合，惟独我和于洁从头至尾都是同屋。每次我们听完宣布都是相对一笑。越往后面听这种宣布越有一种忐忑之感，却又回回势在必得。相对一笑之中也就有了更多的默契。于洁对我说：“看来咱俩有缘。”我说：“还是说我比较荣幸吧。”于洁马上乐了。

但每晚住在一起，每晚我都见不着她，情形大致和第一夜一样。我回得再晚，于洁准比我回得更晚。这让我多少有

一点无奈和孤独。次日我醒来时也总是于洁开着小灯的化妆时分。住了七夜，我们竟没有一次例行的夜谈，我们俩完全称得上是“陌生的熟人”。好在这一行里生熟不拘，生的一会儿就熟，熟的隔些日子就忘。倒是在白天的活动中于洁越来越多地和我在一起，有时竟到了形影不离的地步。这令我觉得自己好像战略书里说的“天然的屏障”什么的。但我想于洁大概也不会有意拿我作掩护，像她那样的所谓新生代女孩肯定是有众多男孩子追随看作是一种风光的。而且于洁实在是她有她出众的可爱之处：体貌风流，性情随和。和她在一起令我感到非常愉快，试想那些小伙子们岂不就更加愉快了？有意思的是所有新闻发布会、报告会什么的于洁都听得十分专心，该提问的时候她总有一两个问题要问，而且提的问题还很切中要害。这不仅给主办单位抬了气氛，也给全团的记者撑了面子。这令我有点暗暗吃惊，原在于洁竟是个认真的人，而且还挺敬业。会上这样，会下也还这样。从某地到某地的参观途中，她时常会向我发问，诸如某年当地工农业总产值、旅游创汇等，想来她是想引起话头和我探讨。我说你累不累？资料上不都现成的。于洁就不再说工作上的事，开始讲些絮絮叨叨的废话。这种时候的于洁简直是十二分的有趣，聪明、诙谐而且没有原则。我对没有原则的谈吐从来情有独钟，这方面绝不是人人都有天赋。说得兴起，于洁提议我们以王朔的话语说话。我想起于洁的床头每天都放一册《王朔文集》，没见她看过，但换到哪个房间都是一样。现在对文学还有这么大兴头的的确不多，可惜我拜读过王朔老师的大作但远没有掌握王朔老师的语言风格，所以无法妄学。这样于洁一个人说起来就带着浓烈的表演色彩。走在我们周围的人听了一句半句一个个就乐不可支，于洁又做了一